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奏議

繳進范子淵詞頭狀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八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少卿范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爲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爲修堤開河縻費巨萬及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其罪甚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臣欲作責詞又緣呂陶奏狀已進呈訖別無行

遣其兖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即非責降有罪去處臣欲不爲責詞又緣子淵無故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乞
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繳進吳荀詞頭狀

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十六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右臣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黄履履之爲人

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窮姦積惡不待臣
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
說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繳進沈起詞頭狀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
軾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
省同事聖旨沈起與敘朝散郎監嶽廟者右臣伏
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搆隙四夷王
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
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

人蘇緘一家坐受屠滅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
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
得全首領已爲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聖
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敘用天下傳誦以爲至當
此乃先帝不刊之語非今日陛下以即位之恩所得赦
也沈起與劉彝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雖廢錮
終身猶未塞責近者只因稍用劉彝起不自量輙
敢披訴妄以罪釁併歸於劉彝攀援把持期於必得
臣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而劉彝繼之法有首從而
劉彝吏幹學術猶有可取如起人材猥下素行憸嶮

慶州兵叛起守永興流言始聞被甲乘城驚動三
輔幾致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爲笑知杭州日措置
爲弊方致災傷之民死倍他郡與張靚等違法燕
飲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赦既不允公議而況於
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嶽廟誠不足
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刊之語輕就改易誠
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呂惠卿
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爲害不細伏望聖明深
念先帝永不敘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十萬人性
命之寃亦未可忽忘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爲起等

輩乞敘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録奏聞
伏候勑旨

繳進陳繹詞頭狀

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禄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吏房送到詞頭内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兖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勘不盡至薄其罪外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

別造杉木胎者皆易入已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
盜贓一匹二丈合准例除名縱男役將下禁軍織
造坐褥不令赴教縱男與道士何德順游從繹曲
庇何德順弟何廸偷稅金四百兩事不斷杖罰不
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功教供給食錢以公使
穀養白鷳係竊盜自守不盡贓罪杖其餘罪犯難
以悉陳奉勑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畧曰
蔽罪至於除名論贓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貪性
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
犯公議豈宜收録復典大邦非惟必致人言亦恐

姦邪復用其漸可畏所有誥命不敢依例撰詞謹
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再詳陳繹元犯若依法斷自盜除名雖後
來累該霈恩登極大赦其敘法止於散官即與
其他贓犯不同既以貸其除名今復與之大郡
將使貪墨無恥復蠹害民非朝廷爲民設官慎
選守長之意

繳進張誠一詞頭狀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
同范百禄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

[illegible]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毀察使遙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葬親母既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護提舉宮觀已駭物聽況誠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使誠無之亦當為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道非同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既體量未見歸着即合置司推鞫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據京西提刑司體量文字稱誠一取父排方犀腰帶緣塟埋歲久須令工匠重行裝釘是時誠一任客院副都承旨當直人從皆可考驗及慮棺柩內更有賊人盜不盡物爲誠一等私竊收藏其族人當有知者臣等欲乞詳酌條上件事理根究施行

繳進李定詞頭狀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禄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李定爲位侍從終不言毋爲誰氏

强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即止是身負大惡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爲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於禮自不當從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黃准律諸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非獨匿而不舉又因人言遂不認其所生若舉輕明重即定所坐難議於流二千里已下定斷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奏臣近奏為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聖旨依所乞今來給事中胡宗愈却封還上件聖旨切緣聖旨本緣臣自知偏執乞罷即非朝廷以臣異議罷臣胡宗愈不知誤

有論奏重念臣前來議論委是疎濶又況衙前招
之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既
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
取進止

申省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五月　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
申右軾近奏言招差衙前利害蓋緣所見偏執是
致所議不同理當黜責若朝廷察其愚忠非是固
立異論即乞早賜罷免詳定役法差遣所貴議論
歸一謹具申三省伏候指揮

薦朱長文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
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
伏見前許州司戶叅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
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
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
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
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
術乞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
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

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賙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貼黃伏乞特賜檢會新除楚州州學教授徐積體例施行

論椿管坊場役錢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　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

劄子應坊場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一處樁管通謂之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緣衙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於別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戶部於別路移用如府界即縣申提點司提點司申戶部其有餘去處不得爲見有餘分外支破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爲見不足將合招募人却行差撥乞詳酌指揮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　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
劄子勘會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爲重賦稅難催處以戶長爲重士人不閑書筭處以曹司爲重難以限定等第一槩立法今來若是衙前召募得足即須將以次重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立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將最重役從上差撥乞詳酌指揮

議富弼配享狀

元祐元年六月　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永李常韓忠彦王存鄧温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趙彦若崔台符王克臣謝景温胡宗愈孫覺范百祿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顔復江公著狀奏近准勑節文中書省尚書省送禮部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祔廟後降勑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兹予

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勲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淸廟歷選勲德實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愍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太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直諒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熈寧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爲宜稱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
奏右臣先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
執政不以為然臣等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聖
旨不許經今月餘前所論奏並不蒙施行而臣愚
惷終執所見近又竊見吏部尚書孫永奏駁臣所
論葢是臣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
議若不罷免即執政所欲立法無緣得成況今來
季限已滿諸路立法文字節次到局全藉通曉協
同之人共力裁定如臣乖異必害成法乞早賜指
揮罷免所有臣固違聖旨之罪亦乞施行謹録奏

聞伏候勅旨

申省乞不定奪役法議狀

元祐元年七月　日朝奉郎中書舍人蘇軾狀申

軾近奏乞罷詳定役法已奉聖旨依奏竊見孫給事奏繳前件聖旨乞取孫尚書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須至申乞指揮右軾前後所論役法事軾已自知疎繆决難施行所有是否更無可定奪只乞依前降指揮行下軾自今月已後更不敢赴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施行謹具申中書省伏候指揮

乞留劉攽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狀奏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彊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

惜也欲望聖慈留放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候誅譴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者右臣竊惟七十致政古今通議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為禮義廉耻之風若起之於既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即須國家有

非常之政而其人有絶俗之資才望既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彦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才之流亦塵盛德之舉如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上幸其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准中書録黄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戸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

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
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
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
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
二十六日有勑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
爲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
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愿
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廷
本意將爲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
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

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

得者況二聖恭已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
而靑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紾臂徐徐
月攘一鷄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
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
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
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
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
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
詐請如詔書所云以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
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旣罷倉

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蕩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恐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熈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日指揮猶許人户情願請領未免於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

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買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爲御虜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説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爲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歛以贍其乏古之通議民不以爲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蓋十餘年不行靑苗有何妨闕況二聖恭儉淸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御虜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債

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係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爲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爲制詔誥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爲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況已立法或不如

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己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修六也與十科爲七七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勑執政但守法度信

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
敬應所有立制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勑
旨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
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
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
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
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

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為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厭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為闕典顧國

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覩其所論必有過人豈忝備禁近不敢自外昧冒陳列戰越待罪取進止

論冗官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恩流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厭中使國有去

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爲得也欲乞應任子

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舊只行下項

一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策

論如係武官即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

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內已舉

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

已上亦許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

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運司試弓馬者

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

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內

中數目立爲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內人數即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即並與一不出官名銜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索文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滯留之艱而無終身絶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閑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

學人自得出官若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爲白丁亦無所恨如有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取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畧曰今朝廷欲思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

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此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又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偷

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
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
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
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
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
者聖賢也然至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
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
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
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
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

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　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

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
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荅聖問大抵
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
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
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已以裕人也臣之區
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葢如此也
伏覩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
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
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

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

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荅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合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荅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

棄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

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
剩役錢名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
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
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糴直則錢荒
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
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爲不
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
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
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
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

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勑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

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卽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

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巳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葢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覆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

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

前連元豐八年十二月奏狀

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草此奏狀而未果上近因論事已具奏聞其畧切謂今日尚可推行輙備録前狀繳連申奏臣前年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純粹令臣發之已當繼之已而聞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

講此事尤爲精詳臣所不及若朝廷看詳此狀可以施行即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取進止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元祐二年二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被旨撰太皇太后將來只於崇政殿受冊手詔臣愚亦恐有是令非昔之嫌故其畧云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所以推廣聖明謙抑退託之意言此文德受冊之禮於今爲過於昔爲稱也不悟文詞鄙淺未盡聖意致煩改定謹按故事凡詞命有所改易爲不稱職皆當罷去伏望聖

慈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任
罪之至取進止

乞録用鄭俠王斿狀

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狀奏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
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
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耻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
駕鄭俠向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
而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爲先皇帝所知擢至
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爲相若少加附會可立

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士之歎至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為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

嘗識其少子存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古國之
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并考
察存行實與俠並賜録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
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薦布衣陳師道狀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蘇軾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
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
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為遺才欲望聖
慈特賜録用以奬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

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一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留顧臨狀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李常王存行鄧溫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輔闕遺

或者謂緑黄河轉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别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録

奏聞伏候勅旨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奏議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畧司奏生擒西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

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
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
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
不可測昔謝安破符堅書至安與客圍棋不輟曰
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
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
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蘇軾奏臣竊見近者熈河路奏生擒鬼
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

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
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
區區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
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
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
七八百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
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
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
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
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

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

妻董氈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許稱嗣子僞書
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
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汝
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眞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氈
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
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端自彼爵命未
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
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
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
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

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
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怨而盜邊
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
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旣往不咎然
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
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
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
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
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
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

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倡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敕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欵塞之謀必將為桀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偷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

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韭未生靈敗必伺化當且與邊臣商議符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

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
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
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
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
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
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
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
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
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
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

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

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西夷憎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畧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旣不服惟有鬬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貫勇爭欲立功以爲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

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易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武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心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而焚廬

舍無殺老弱如此朞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諭將師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擇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勑戒之使歸以諭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讎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

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招其信臣而諭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為求死之討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

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蕃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

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讐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克從反覆必

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慶
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爲邊患今爲上章請命
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
支故匿情恐詐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
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已者羽翼既成
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
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已今
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蕃小
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
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

時而止矣然遂欲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能動而心牟欽氊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欽氊等合而討阿里骨約趙純忠即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

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旣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攽狀奏准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上言近聞兵部郎中葉祖洽改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封駮以爲不當兼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訕及宗廟之語臣

愚今詳君錫所駁極未爲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
尋究即無譏訕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訕也
伏望陛下令君錫條具祖洽譏訕之言下近臣參
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謀議之臣悉心不回
毋憚後害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竊謂先帝親
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無所回忌士之論事必欲
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義難隱諱但
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爲進退不可一一指爲謗訕
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畧云祖宗以來至

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為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便欲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等准朝旨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今據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別狀奏陳更不連書

又貼黃葉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曾奏乞
行黜落今已具事實別狀奏去訖

又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
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聖旨參定葉祖洽
所試策臣已與劉攽等定奪奏聞去訖臣今看詳
元降臣寮上言有云凡在朝廷大臣率多當時考
試之官信有此語安敢擢在第一臣等今來定奪
得葉祖洽顯是學術淺暗議論乖謬緣祖洽及第
時臣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爲第

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爲第
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兼
據祖洽元試策卷子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
度因循苟簡而不舉者誠爲不少今來祖洽上章
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只云祖宗已來至于今紀
綱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舉之處顯見祖洽
心知苟簡之語爲不可故行減落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劄
子

元祐三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
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二分到
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
多至時若隔下三五百人趁試不及即恐孤寒舉
人轉見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
日已往更展半月方始差官仍令禮部疾速雕印
出榜曉示旁近州郡但未試以前到者並許投保
引試若慮放榜遲延恐趣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
添差小試官十人却促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見

自來御試差官分爲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考官又少以此多不暇精詳又緣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據謄錄所關到卷子三十五十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其幸與不幸深爲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爲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所以分考官爲四處者蓋是當時未有封彌謄錄故須分別以防弊倖今來既有封彌謄錄縱欲循私其勢無由

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寒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

爲罰殆無慮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惷不
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
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爲
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
耳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
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
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旣沒則妄意陛下以爲
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
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

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令不欲輕
變兼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
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
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
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
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利狡胥百端蠶食比之
雇人苦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充手分
須至轉雇慣習人尤爲患苦其費不貲民窮無告
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召陰
陽之和至于如此雖去歲郡縣皆救蟲禱祠而此事

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爲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即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荅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慄待罪之至取進止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舖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替

元祐三年二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同孫覺孔文仲劉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鄭永崇領押到進士王太初王博雅稱是傳義問得舉人各稱被巡鋪官誣執尋令巡鋪官宣德郎王厚將逐人卷子與衆官點對得逐人試卷內有一十九字同即不成片段本院檢准條貫惟經學不許傳義口授者同至於進士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今來逐人試卷點對得只有一十九字偶同別無違礙顯是巡鋪官鄭永崇舉覺不當兼兩日內巡鋪內臣屢將蹤跡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本院未敢施行見奏取旨及有巡鋪所手分楊

觀作過本院依法區分其巡鋪內臣並來簾前告
屬堅要放免本院亦不敢依隨以此挾恨羅織舉
人必欲求勝今來進士尚有兩甲諸科尚有一十
五場未曾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內臣挾情羅織即
舉人無由存濟欲望聖慈速賜指揮或且勾回石
君召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所貴不致
非理生事取進止

一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

元年三年二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

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遂次巡鋪官並令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慥乃敢號令衆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燦等

元祐三年二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押領到進士盧君脩王燦稱是傳義却問得舉人稱是盧君脩來就王燦問道不知耿鄧之洪烈爲復是洪烈爲復是洪勳其王燦別無應對當院看詳若將問字便作傳義未爲允當已一面且令逐人就試乞早降指揮合與不合一例考校取進止

論特奏名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

詰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劉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
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
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
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
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旣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
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
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
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
靡所不爲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
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

四十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爲敷奏
法外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注有
經朝廷狀蒙送下本院亦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
旨依元祐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
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取前來聖
旨特奏名外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
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
恐朝命已行卽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
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爲
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

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謂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勑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校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皆

望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咎忝近臣理難緘
默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備員吏部親民害闕每一二年
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烟瘴之地不問日
月遠近惟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以訪問以
爲授官之後即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既
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
餘千以貪惏無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
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謂朝廷待士之意本於禮義而輔以文法雖有懷挾傳義之禁然事皆付之主司終不以此多辱士類虧損國體近年緣續亨父爲試官非理凌忽舉人遂致喧競因此多差巡鋪兵士南省至一百人訶察嚴細如防盜賊而恩賞至重官員使臣減年磨勘指射差遣諸色人支錢多至六百貫若非理羅織即無指定深重刑名緣此小人貪功希賞搜探懷

袖衆證以成其罪其間不免冤濫近者内臣石君召鄭永崇陳慥非理搜捕臣等已具論奏尋蒙朝廷取問行遣訖欲乞下有司立法裁減重賞及減定巡鋪兵士人數如非理羅織舉人即重行責罰以稱朝廷待士之意取進止

乞不分經取士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劉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條貫分經取士既於逐經中紐定分數取人或一經中合格者少即取詞理淺謬卷子以足其數

如合格者多則雖優長亦須落下顯是弊法將來兼用詩賦不專經義欲乞今後更不分經專以工拙爲去取取進止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劉子奏臣等近奏爲將來科場既復詩賦乞更不分經取人已奉聖旨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立條貫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三員者以二員經義一員詞賦兩員者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義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

分而爲二甚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須自聲律變爲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名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爲創立此條使一試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來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爲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之文考詩賦

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舉人聞之必興詞訟爲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旣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詩賦之人爲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詩賦等是文詞而議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人充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取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勑權知貢舉竊見自來御試放榜日館職皆在殿上祗候乃是祖宗舊法以彰王國多士之美熈寧中因閤門偶失檢舉不令上殿自此遂爲定制欲乞檢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取進止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劄子奏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祗候放榜伏見
舉人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
第又有犯眞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録而陛
下親發德音以謂此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
巳而又有犯僖宗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
不稽首欣服臣與同列退相告語非獨以見聖人
卑躬尊祖之意亦足以知陛下嚴於取士之法不
好小惠以求虛名臣備位禁近固當推廣聖意將
順其美而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畫一
好左

一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
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
主至嘉祐中始盡賜出身然猶不取雜犯面
近歲流弊之極雜犯亦或收録遂使過省舉
人便同及第縱使紕繆亦玷科舉恩澤旣濫
名器自輕非祖宗本意也自來過省舉人限
年累舉積日持久方該特奏名恩今來一次
過省殿試不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
義也伏乞下省司立法將來殿試除放合格
人外其餘並皆黜落或乞以分數立額取人

所貴上無姑息之敂下絕僥倖之心如聞已有去
取二分指揮然有法不行與無法同如已有
法即乞申明行下告諭天下將來殿試依法去
取

一自來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
唱名近下者或有旨升一甲然皆出自聖意
初無著令今者南省十人已上及別試第一
人國學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舉
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
甲紛然並進士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

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竊謂累奏舉名已是濫恩而經明行脩尤是弊法其間權勢請托無所不有侵奪解額崇獎虛名有何功能復令升甲人主所以礪世磨鈍正在科舉等級升降榮辱之間今乃輕以與人不復愛惜臣所未諭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議前件著令乞賜刊削今後殿試唱名除南省逐場第一人臨時取旨外其餘更不升甲所貴進退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修一科亦乞詳議早行廢罷

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等同入劄子論特奏名人恩澤太濫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降付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法應特奏名人授文學長史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保出官

一伏見近日禮部立法今後科場差試官三人若一人詩賦二人經義差兩人者詩賦經義各一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差試官務在選擇能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

不得人正用本科不免錯繆須自聲律變爲
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嘗別求經義
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
則經義詩賦策論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
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言者私憂過計而有
司不察便爲生出此條自有科場以來無此
故事今後每一試院分兩頭項試官問經義
者則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則責聲病之學
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自此科場日有詞訟爲
害不小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

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克其間乂離場屋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

右取進止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

入文字乞郡臣具以舊患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卿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爲學士後便爲朱光庭王巖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惟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禄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

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欲默而不乞則是與臺諫爲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伏念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得歸丘壑以養餘年其甘如薺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差遣如祕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取進止